

週末好去處

古鍵新詮《哥德堡》 尚隆多鍵琴演奏會

集古鍵琴家、作曲家與爵士樂手於一身？沒錯，今年26歲的法國古鍵琴家尚隆多，就以他的音樂告訴大家如何把三個身份完美結合！4月7日這位古鍵琴界備受注目的新星將首度亮相香港，在香港大學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演奏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尚隆多6歲起學習古鍵琴，二十年來與這「古老」樂器建立了深厚感情。他師從以研究巴赫、庫普蘭聞名的古鍵琴家Blandine Verlet，隨後接受管風琴、鋼琴、爵士樂、即興演奏、作曲及指揮等訓練。他憑着穩固的音樂基礎與精湛的技巧，不斷探索樂器與音樂之間無限的可能性，樂於接受挑戰。《自由比利時日報》評論他的演奏「活潑、激情、迷人、總是滿有朝氣」。時間：4月7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 節目查詢：3917 8165 www.muse.hku.hk



法國古鍵琴家尚隆多

康文署 「故宮學堂」第一彈！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主辦、香港文化博物館籌劃的「故宮學堂」講座系列將於四月展開，邀得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博士主講首場講座，為系列揭開序幕。單博士將以「公共文化設施的表情——以故宮博物院為例」為題，以誠心、清心、安心、匠心、稱心、開心、舒心、熱心等八個「表情」為線索，分享故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讓大眾一起學習故宮的大歷史，小故事。

「故宮學堂」講座系列為康文署於二〇一六年底至今年七月舉行的「故宮全接觸」活動之一。「故宮全接觸」透過一系列與故宮文化藝術相關的展覽、節目及教育活動，與公眾分享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和現代意義。活動將走進各社區，讓市民認識香港和故宮在中國歷史文化傳承中的地位和貢獻，感受傳統文化可以與日常生活如此接近。

故宮學堂揭幕講座：「公共文化設施的表情——以故宮博物院為例」

講者：單霽翔博士，故宮博物院院長 語言：普通話（設廣東話即時傳譯） 時間：4月8日 下午3時至5時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劇院 費用：免費入場 報名：網上登記 http://www.museums.gov.hk/pmtalk 辦公時間內致電3749 9878

《兄弟姐妹》的悲壯與悲愴

1992年，我在聖彼得堡小話劇院觀看過《兄弟姐妹》的原版演出。不懂俄語的我，看得熱淚盈眶，只緣許多戲劇場景與我們的歷史經歷和生活經驗，竟是如此的相似，假若演員們換上中式服裝，活生生的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文：林克敏



《兄弟姐妹》劇照 攝影：錢程

《兄弟姐妹》一劇，由導演列夫·索金和阿爾卡季·卡茲曼、謝爾蓋·別赫捷列夫根據蘇俄作家阿勃拉莫夫的長篇小說《普里亞斯林一家》四部曲改編。兄弟姐妹指的是普里亞斯林一家的五、六個孩子（小說中六個，出現在舞台上的是五個）；也是佩卡希諾村「新生活」集體農莊管委會主任安菲薩·彼得羅芙娜口中的全村的父老鄉親；又是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時斯大林號召全體蘇聯人民為戰爭犧牲一切的動員令中「人民」的代稱。無論在哪一種意義上，《兄弟姐妹》都指稱群體而非個人。儘管在這部近六個小時的長劇中，也活躍着米什卡、麗莎、安菲薩、瓦爾瓦拉等一眾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但感人至深的，卻是那一個個令人震撼的群眾場面 and 令人難忘的群體形象。

震撼的戲劇場景

戰後，在迎接全村第一位從前線歸來的復員戰士的村宴上，村民們像過節一樣，家家拿出儲存已久的土燒酒，人人聚精會神地品嚐着難得一見的牛肉。對於長年吃慣土豆或苔蘚和嫩木心做成「麵團」的村民來說，這無異是只有神仙才能享受的美味。這時，戲劇動作幾乎停頓了，或者說，人們望着牛骨頭的驚奇目光和細嚼慢嚥的滿足神情，便是全部的戲劇動作。在這長長的停頓中，包含着多少幸福、多少辛酸、多少非言語所能表達的複雜情感與生活內容。突然，倉庫管理員瓦爾瓦拉一聲「吃肉啊，吃個飽吧！」的吆喝，打破長長的停頓，伴隨着七高八低的呼喊，滿台都是掛着淚花的幸福笑臉。人們紛紛舉杯相慶。第一杯酒自然是為勝利乾杯，接着人們舉杯感謝帶領大家熬過戰爭艱難歲月的農莊管委會主任安菲薩，感謝包攬了全村男人雜活的小夥子米什卡。不知又是誰高喊了一聲：「眼淚也流夠了，來唱歌吧！」村民們唱起歌、跳起舞。在忘情的歌舞中，人們望着第一個返回家鄉的戰士，不禁黯然傷神。戰爭開始時，這個小小的北方村莊，有六十多個精壯漢子和青年，在妻子、母親的

陪送下奔赴前線。四五年過去了，死亡通知書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村裡，還有多少人杳無音信。這個歡樂的宴會從一開始就混合着心酸的眼淚。這就是索金刻意營造的一個場景。不管你說這是傳統的現實主義也好，現實主義的開放體系也罷；也不管你認為這是傳統的以喜寫悲，還是現代/後現代的日常場景陌生化，索金告訴人們，一個戲劇場景，僅僅一個場景，可以容納多少生活容量、歷史底蘊、情感衝擊、思想內涵……它超乎體系，超乎手法，一切都是連血帶肉的歷史細節，一切都是毫無偽飾的生活真實。

劇中最大的亮點，是那長達十幾分鐘、生氣盈溢、令人為之一震的播種場面。由圓木搭建的活動平台從高處慢慢地降下，一群衣衫襤褸的農婦，拖着疲憊的步履，跨過活動平台，走向台口。四仰八叉地倒地圍坐，心閑意適地傾聽安菲薩講述上帝比較牲畜與女人發情次數的諷笑話。爽朗、詼諧的瓦爾瓦拉模仿男人粗野地撲倒在老婦人瑪爾法身上。瑪爾法迅速地撩起瓦爾瓦拉的裙子，猛撻她的屁股。女人們嬉笑着扭成一團。這裡絲毫不涉半點兒猥褻瑣屑，性的飢渴，性的戲謔，是性壓抑焦慮情緒的釋放。是對殘酷無情的戰爭摧殘人性的控訴。正像民間小調所傳唱的，「親愛的去打仗，我留在小橋旁。轉眼到了第五年，小寡婦還在守空房。」也一如被指責行為不檢的瓦爾瓦拉悲憤反問，整個村落除了老弱病殘外，叫我到何處去找一個不是少年的男人？

在片刻的嬉鬧之後，農婦們抖擻起精神，揹起裝着種子的背包，開始播種。活動平台漸漸升高，站立在不斷升高的平台上的眾農婦與站在枱面上的農婦構成一個整體，齊刷刷地揮動着手臂，將種子撒向希望的田野。即便收穫的糧食

顆粒不剩地輸往前線，即便苦難的歲月望不到盡頭，也無損她們忘我勞動的豪情。你願意將這一場景看作勞動的詩化也好，解讀成精神的提升也罷，這裡的一切，都緊緊依託在這片被汗珠和淚水洗刷過的土地，依附在樸實無華的相信「戰爭結束了，就不會再挨餓」的願景上。

歷史的沉思

然而戰爭結束了，飢餓依然存在。全劇第二部分的開端，展現的便是這樣一幅由喧嚷的音畫背景映襯下的靜止畫面。投映立在舞台後區的活動平台上的宣傳影片：紅旗飛舞，麥浪滾滾，雄壯的歌聲夾雜着馬達轟鳴聲，拖拉機、康拜因奔馳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上。投影光束漸暗，舞台燈光漸亮，坐在舞台前區觀看電影的，是兩三排擠在一起、面帶饑色、目光茫然的村民。緊接在後面的是，現實生活中強徵公糧與掏盡村民腰包中最後一戈比認購「復興公債」的場景。小說《普里亞斯林一家》寫於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舞台劇《兄弟姐妹》首演於1985年。導演索金說，「劇場的目的——就是震驚」。但無論是尚未解體的蘇聯，還是今日的俄羅斯，也無論歷史多麼嚴酷，生活多麼沉重，揭示信仰被摧毀所帶來的震驚，都需要有天大的勇氣。

索金不是憤青，也不是虛無主義者。全劇首尾相顧，既承受着歷史境遇濃得化不開的悲愴，也充盈着迎擊歷史命運的悲壯。全劇的開頭是，春天來了，全村的男女老幼湧向用粗木欄杆圍護起來的渡口。凝神諦聽遠處傳來的一聲聲汽笛聲。從上游駛來的輪船上，或許載有人們急需的糧食和草料，或許搭載着久別歸來的親人。無盡的苦難與憂愁壓不倒人，只要希望還在，春天就會到來。



《兄弟姐妹》劇照 攝影：錢程

綜評藝術節四場管弦樂音樂會

今年藝術節，共聽了三個管弦樂團的四場演出，土耳其、捷克和北歐風味輪番澆灌耳朵，甚為暢快，頗值一書。

不知是刻意安排，還是純屬巧合，藝術節今年邀來的四個管弦樂團，其中三個皆帶着強烈地域或民族色彩。或許當世界各地的管弦樂團（無論音色或選曲）已日漸變得相似，擁有鮮明地域性的樂團更易突圍而出？譬如這次訪港的波魯斯伊斯坦堡愛樂樂團（Borusan Istanb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簡稱BIFO），2014年在英國BBC逍遙音樂節曾大放「異」彩——除了演奏水平高，樂團悉心營造的土耳其「異域（exotic）之聲」形象，應也是它獲得歐洲觀眾歡心的原因。

BIFO是由土耳其龍頭工業集團Borusan創立的樂團（該集團以生產鋼管起家）。據樂團公關介紹，Borusan老闆素喜藝術，除了出資營運樂團，還把伊斯坦堡一古蹟改建成當代藝術博物館（Borusan Contemporary），成為新旅遊地標。企業家涉足藝術至如此投入程度，且搞得有聲有色，實在難得。

伊斯坦堡被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分成東西兩邊，名符其實「橫跨」歐亞兩大陸，向來被視為東西方的交匯點，且擁有悠久中東傳統。BIFO聰明地將此城市特色變成樂團自身特色：除主力推介土耳其新派音樂，亦經常以獨特方式演繹充滿異國情調的作品。是次在香港便演了高沙可夫《天方夜譚》、雷史碧基

《希巴女王》等exotic經典。

我聽了2月15日晚的《天方夜譚》，確有驚艷感。不得不提女樂團首席 Pelin Halkacı Akın，把象徵「雪赫拉莎德王后」（Scheherazade）的獨奏部分拉得婉約靈動，極富神髓。木管和銅管部樂師皆極富音樂感，此曲正好讓他們有各領風騷的機會。BIFO的演繹最特別之處，是加進兩種傳統中東樂器（他們的唱片錄音也是如此炮製），令這首創作意念來自波斯古老傳說的作品，更添一抹東方神秘感。烏德琴（oud）外表像結他的前身魯特琴，音色像結他。源自阿拉伯的卡龍琴（qanun），演奏方式跟古箏相似，和小提琴合奏時效果甚佳。音樂會的安歌曲《Küçükçekec》是節奏強勁的傳統土耳其音樂，令人血脈沸騰。這場音樂會很精彩，但聽後我始終對樂團的定位有點懷疑：以異國風情作招牌，將來會否無以為繼？觀眾聽了怎算？且看BIFO以後會否開拓更多首本曲目。

藝術節今年重點宣傳的樂團是捷克布爾諾國家歌劇院（National Theatre Brno），我看了「楊納傑克精選作品」那場，可惜最有期望的《小交響曲》卻最失望。首樂章「號曲」雖有九支小號和兩支



奧斯陸愛樂樂團 © Johannes Granseth



佩特連科 © Fred-Olav Vatne

上低音號一字排開，陣容鼎盛，但音量和力度皆嚴重不足，指揮亦沒能玩出怪誕味道。至於我沒帶太大期望入場的奧斯陸愛樂樂團（Oslo Philharmonic），卻反而令人驚喜連連。

這個快有一百年歷史的樂團，去年在英國巡迴時大獲好評，年僅四十歲的指揮佩特連科（Vasily Petrenko）自然功勞最大，但樂師極高的演奏水平和默契，也是關鍵所在：木管部（特別是雙簧管）音色清澈宏亮，抒情性強；銅管部雖不及前年來港的洛杉磯愛樂（LA Phil）燦爛輝煌，但各人皆吹得揮灑自如，長號、圓號音色尤佳。首晚吹奏蕭斯達高維契《第一號大提琴協奏曲》圓號部分的那位女樂師，更是風味絕佳，甚有壓場感。

不過這些都算是「意料之內」的好。「意料之外」的好，則是很多人會忽略的敲擊部。樂團兩位定音鼓樂師（他們輪番上陣）技藝非凡，總能在最精確的時刻打出極其乾淨、清脆、雄渾的一棍或一串鼓

音，堪稱我聽過的最有魅力的鼓聲！第二晚，我坐在極近定音鼓的背台位置，眼睛經常離不開兩樂師全神貫注的表情。其中一位年紀較大的先生，時常彎身俯耳到鼓皮上聽聽有否走調，可謂一絲不苟，對專業充滿熱誠。

除了鼓，弦樂部也很特別，音色綿密如絲，有時竟能奏出一種把觀眾拉進漩渦裡起舞的感覺。或許這就是場刊提到的「挪威之聲」（the "sound" of Norway）？總括而言，奧斯陸愛樂兩場演出皆達頂級水準，而我特別喜歡他們演繹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的《第二交響曲》：此曲原不及首晚拉赫曼尼諾夫《第二交響曲》般容易討喜（因旋律與主題並非琅琅上口那類），但樂團奏出豐富飽滿的層次，令全曲絕無半點冷場，至尾樂章（Allegro moderato）更像用層層音符海浪包圍起音樂廳，氣勢之恢宏，非常鮮見，是不可多得的聆聽體驗！

文：默泉